



茗边老话



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

塔感應碑文

南陽岑勛撰

朝議郎

判尚書武部員外郎琅

邪顏真卿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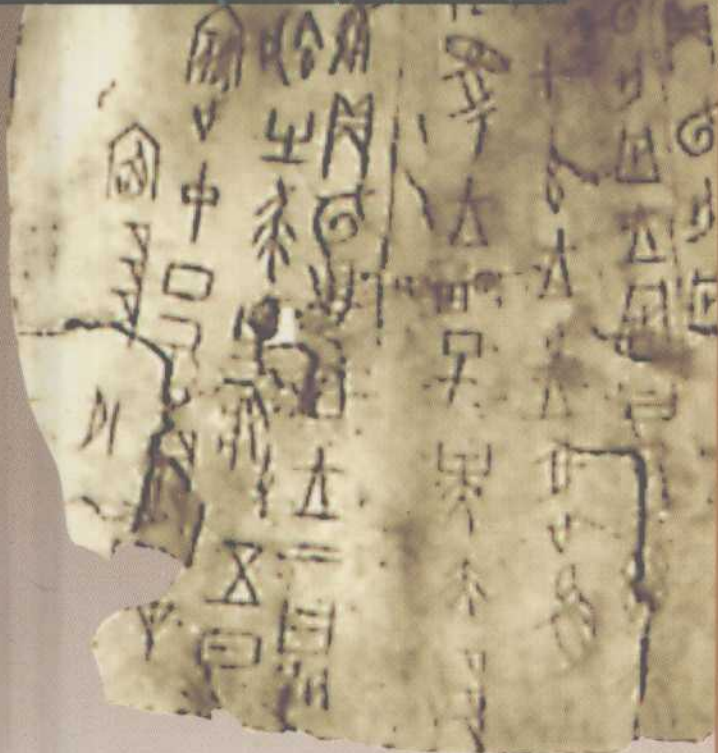
朝散大

書中
上夫天地文章
一豪而莫取喻江上之流
風與山川之明月可潛之
而為耳目通也而成色取
之無禁固也而竭是造物
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
子之所爭何有喜而嘆沈
盡史酌者故既盡杯盤
瓶籍相與枕藉乎中
不知東方之既白

叶秀山臨趙孟頫書前赤壁賦

说『写字』

叶秀山著



辽宁教育出



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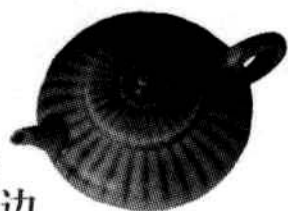
『

写

字

』

叶秀山著



茗边老话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7

x

— 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茗边老话·说“写字” / 叶秀山著. —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00. 4

ISBN 7-5382-5661-X

I. 茗… II. 叶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5737 号

总策划、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柳青松

技术编辑: 袁启江

责任校对: 马 慧

装帧整体设计: 郑在勇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40

字数: 34 千字 印张: 2.6

印数: 1-3000 册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总定价: 56.00 元 (共 7 册)

本册: 8.00 元

看，结构相当宽松，已经达到了自己的规模，
“出是用字也是按音偶后，为来画形成记忆
风格，以“家扇研”“勤礼结字”，乃是
他之成熟之作，更以全用中锋，再加上
宽裕之结构，显得流宕蕴藉，但多少有
点富态气，笔力因增增拙，但 ~~结构~~ 由于
劲峭，绝不会有呆气及他“颜体”了。

颜真卿之书法所以说是一个卖丑人，能够
那时候心画上的美人一样。颜真卿之结构，
并不肥壮气。

中锋所以颜真卿之书法所以说是卖丑人
了，因为他把以前的钩法和撇捺法等
都丢了，在颜真卿之书法中，颜真卿之
钩脚、捺脚，颜真卿之书法中，颜真卿之
属。

但由于他用中锋，他的字如行书
却显得稳重，有可悟流得多少。他的字如
颜真卿之书法中，颜真卿之书法中，颜真卿之
是别做，他的“颜体”被称作“天
下第二行书”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

颜真卿之书法，颜真卿之书法，颜真卿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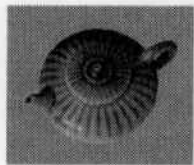


序

中国有茶，但是没有茶道。中国的茶到了日本，日本有了茶道。茶而为“道”，由是“形而下”成为“形而上”，自然也就郑重其事起来，于是茶道在日本渐至成为“一种审美主义的宗教”。

但是茶在它的故土，却始终是与柴米油盐酱醋同列的人生日用品。并且和酒相比，茶从来是平和的，这区别不仅在于茶与酒本身的品质，更在于人与茶与酒的因缘。或者不妨说，酒是起伏的情绪，茶是平淡的心境。酒可以是十千幻梦，茶却只是日常人生。

茶既不成为“道”，茗边老话自然也不必“载道”。虽然仍有对世事的关切，但却没有饮酒心情的大悲或者大喜。追怀往事未必不有感慨，但却不是壮怀激烈，一腔牢愁，而与所谓“世纪末的怀旧情绪”也是无干。正如《诗》曰：“我思古人，实获我心”，多半是寻求古与今人情的相通，茗边老话大抵也只是记述不



能忘怀的那么一点人世间的缘分。陶诗云“寒暑有代谢，人道每如兹；达人解其会，逝将不复疑”，虽然是为饮酒而作，但此数言却特别有饮茶心境。“达人解其会”之“会”，固已有理趣的意思，但曰“人道每如兹”，岂不依然是通于大道之小道，则达人看得寒暑代谢既是无情也是有情，正合了人与“寒暑”之间的那一个“缘”字。只是陶渊明的时代茶还没有风行为生活的日用品，否则，有些心境的东篱酒人，该是茗边雅集中的第一位“於焉嘉客”。

而茗边雅集大约总不会寂寞——陶诗道出心境，也道出缘分，若为茗边老话作“茶榜”，那么倒又可以借《诗》说话：“毋金玉尔音，而有遐心。”其实这一首《小雅·白驹》最好是全拿来照抄，此中“以永今朝”，“以永今夕”之句，不也正好可以成为我们这雅集的祝福么。

己卯五月半 脉望拜识于万象书坊

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

六

七

八

九

十

十一

十二

十三

十四

后记



我写了大半辈子字，因为写不好，不敢言“书法”，只敢说“写字”。

—

我喜欢写字，确实是家庭影响，从小受父母教育的结果。

我并不是什么“书香门第”出身。我生在江苏一个介于扬州和镇江之间的小洲上，叫扬中。从报上看，现在已经建设得很好了，过去是个小地方。这是我母亲家；父亲家在镇江。祖父母早丧，父亲很年轻就到上海去混生活，于是我和母亲也就在上海落户。

我父亲少年失怙，没有上过什么学，但在经商之余却雅好书画，自己写字也很用功，虽然也谈不到书法，但在生意人里，算是写得好的。他老人家有此兴趣，自然就希望他的儿子能从小就练字，将来能把字写好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对我的

教育，从来就抓两件事，一是督促我学英文，另一件就是练字。我和一般小孩子一样，大人管什么，就烦什么。我小时候最头疼的正是写字和念英文。

小时候我没有兄弟姐妹，和表哥、表姐住在一个石库门里，他们也常在我父亲监督下练字。和我住在一起的表兄、表姐兄妹二人都很聪明，也很用功，所以成绩大大超过了我，我常因字写得不如他们而被父母训斥。

当然，我也有露脸的时候。有一阵子，我临欧阳询的《九成宫》很用功，父亲高兴了，叫我在宣纸上临，挑其中好的，裱了一个立轴，挂在墙上时常评论优劣。这大概是我第一次“发表”“书法作品”，可惜它在“文革”中被母亲因害怕“抄家”给烧掉了。

我有一个姨父，在扬中开照相馆，因为写得一手好字，我父亲就请他来上海做账房先生，并专



管回复来往客商信件，以他的字，为自己商店增光。我这个姨父自己无儿无女，待我如同己出，常指导我写字，并讲些写字的方法道理给我听。他是一个平和、风趣的人，所以我的写字的兴趣，跟他很有关系。

实在说起来，我父亲和姨父对待“书法”的态度很不相同。我父亲是要规规矩矩地临习碑帖，主张写字要有传授，要有来历；我姨父则相反。我没有看他临什么碑帖，老看他闭着眼睛而手不停地画。他跟我说，“临字”不如“看字”。原来，他看过的字都在他脑子里，然后化到他手上去，不是“对临”，而是“心临”，不是“死临”，而是“活临”。他是拿他心里有的字做楷模来练的。我听父亲说，他这样练，也非常刻苦、用功。在扬中时他每天挑一担水，在大青砖上写、画，冬天的时候水都结了冰，手都冻僵了，还坚持练。

所以，我姨父的字，按我父亲的眼光，是功夫

作者父亲叶中培



大得很，但传授少些，有些写法，是他自己别出心裁体会出来的，有

的并不对。譬如，写行书“门”字，一般先写左边的一“竖”，然后写上面的几“点”，在这几“点”（一般是四个“点”）中，先写左边两“点”的右边一“点”，我姨父则先写左边这一“竖”，然后上去连着点一排的“点”，这个写法我总觉得是体会错了。或许他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人这样写过，觉得很好，就记住了；但一般说起来，就缺少了点“根据”了。

我还有姨父留下的一些字，现在看起来还觉得笔力十分遒劲，因为他的字大半是他自己揣摩出来的，所以也颇有自己的风格，怪不得当年父亲说，他的字是缺少有钱有势的人捧，如果有人捧，也能成名的。我现在也相信这话。



二

我小的时候不记得都临过什么帖了，大概不外乎颜、柳、欧、苏之类通行的字帖。那时似乎没有听父亲说过颜、柳、欧、虞的说法，更没有提到过北碑。我入手大概是颜真卿的《多宝塔》或《家庙碑》，因为我父亲很推崇颜，自己也临颜；不过他要作乎正经地写大正楷才是颜体，而平时的小行书却一点也不像颜。现在可以肯定他没有临过颜的《争座位》，所以写出行书来跟何绍基、舒同的完全不同。

这样，按有些人的说法，我学字的入手就不高，因为我没有从北魏碑开始，而是从唐朝的楷书入门，门坎就低得多了。

我学颜字，从用笔的“中锋”学起。我父亲教我悬肘藏锋，横画两端都要圆的；当然也告诉我，笔法有多种多样，譬如欧(阳询)字(其实应叫“欧

阳字”)就常常不藏锋，柳(公权)字则时藏时不藏，即使是颜字，也不是一藏到底，也有出锋的时候，等等，这些，我倒也记了一些，临帖时养成了注意笔锋运行的习惯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我小时候家里没有多少碑帖，我父亲买碑帖反倒是“文革”后期我母亲去世以后一段时间里的事。我小的时候，父亲经常买一些字画，把它们挂在墙上，常对着它们呆望着，现在知道这叫“观赏”。有时候也跟我说说这些字画的优点和缺点，还讲解一些字画作者们的事情，我知道一些书画家的名字，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现在我能够体会出当时我父亲购买字画时的心情。

我们家大概连“中产阶级”都不一定算得上。父亲做生意似乎没有“发财”。我闹不清楚他到底是做什么买卖的，好像是替外地的商号在上海代购什么的。据说这个生意早先还不错，到我父亲



来做就衰落了，加之蒋经国金圆券政策失败，百业都很困难，大概也没有多少余力来“收藏”字画；不过我们家占了一个便宜：我们是小家庭，我祖父母早故，而我们到上海后，外祖父母也相继去世，我还隐约记得外婆是什么样子，外祖父我就连见也没有见过了。我们只有一家三口人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负担比较轻的，大概就这样，父亲才能买一点字画收藏。

父亲收藏字画似乎也有他自己的标准。他买字画不完全看名气，要他真喜欢才买。我记忆中有几个时期字画的卖价是很便宜的，可是他偏偏不去买那人人都知道的大名家的作品，却买些江南如扬州的一些人们不太知道的画家的画，这些画家，不到上海去查看画，我现在都说不上名字来。在这方面，可以说，他一点“市场观念”、“商业眼光”也没有，否则，我们这些后辈，也可以到拍卖行去风光一番了。

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
塔感應碑文
南陽岑勛撰
判尚書武部員外郎琅
邪顏真卿書
朝散大



当然，他也收藏一些时贤的作品，在书法方面，他很喜欢谭延闿的颜字，不过他的字可不是小民们所能得到的，所幸他有一个弟弟，叫谭泽闿，以字行世，上海许多商店都请他写招牌，有正式“润格”，已经投入市场，就可以出钱买他的字。于是我们家就有了一些谭泽闿的字。据我父亲评论，哥哥的字比弟弟的好得多，我当然看不出来，因为他们俩人的字实在像得很，说是一个人的都有人信。我看大概也是哥哥的字求之不易，所以才觉得难得的可贵了。

我父亲也很喜欢沈尹默的字，家里有他不少的立轴、扇面。我在家时，父亲经常指着尹默的行书条幅对我说，你看，他的字每行都好像有一条直线贯穿其中，这就叫“贯气”。我再一看，真的有那种感觉。以后每看到尹默的字，我都会想起父亲的话来，去重新体验一番，竟然屡试不爽。

我家里还有白蕉、马公愚、邓散木的一些字，

也都是我父亲喜欢的，当然也时有些褒贬，譬如觉得马公愚的商店招牌写得稍嫌呆滞些；不过，平心而论，如今写得出他那样的店铺匾额的也很少了。

在我记忆当中父亲有一把吴湖帆写的扇面算是他的珍品了。可惜，也许因为吴老先生名气太大，一把扇子上写了很少的字，我小时候不喜欢，觉得它跟别的扇面不一样，太草率了点，有点端架子，不过实在说，这几个字写得的确是很精彩，何况，也许人家就爱写大一点的字呢。

说到扇子，我父亲似乎特别喜欢，其实也不是为了夏天扇风用的，大半是拿着扇子来回看那两面的字和画。大概光看这些字和画也能有“去暑”的作用。

10
/
11

我小时候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许多事都糊里糊涂，但我知道这些字画是父亲的命根子，记得有一次邻居家着火，别的我拿不动，搬起两盒扇